

桩桩

作品

她是清冷孤傲，她也是明媚娇羞，  
她温婉贤淑却未被人发觉，  
她以双重身份游走于皇权倾轧与家国争斗之间

上

# 永夜



修订版

百变故事女王桩桩  
最珍爱的作品  
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 
绝版珍藏

我一生颠沛  
却只爱你  
家国天下

也情愿只陪你笑看落花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咪咕阅读

上

桩桩

作品

# 永夜



修订版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永夜: 全2册 / 桩桩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5. 12

ISBN 978-7-5511-2652-6

I. ①永… II. ①桩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09129号

书 名: 永 夜

著 者: 桩 桩

策 划: 张采鑫

特约编辑: 王 菲

责任编辑: 郝卫国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内文设计: 曾 珠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16

印 张: 36

字 数: 67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9月第1版

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652-6

定 价: 65.00元 (全2册)

(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)

910-3365

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楔 子 /            | 001 |
| 第一章 / 牡丹花下死      | 003 |
| 第二章 / 脚底的花       | 009 |
| 第三章 / 杀手的顺序      | 017 |
| 第四章 / 重见星宫灿烂     | 020 |
| 第五章 / 美人如花隔云端    | 025 |
| 第六章 / 惹是生非的后果    | 033 |
| 第七章 / 睡着的小孩      | 042 |
| 第八章 / 别院的适应性训练   | 047 |
| 第九章 / 奇怪的端王夫妇    | 055 |
| 第十章 / 相互试探       | 067 |
| <hr/>            |     |
| 第十一章 / 皇宫夜宴      | 073 |
| 第十二章 / 步入杀手生涯    | 085 |
| 第十三章 / 设计与认亲     | 095 |
| 第十四章 / 继续瞒下去     | 105 |
| 第十五章 / 吾家有女初长成   | 114 |
| 第十六章 / 危险步步逼近    | 122 |
| 第十七章 / 游园惊魂      | 131 |
| 第十八章 / 奉旨议和      | 139 |
| 第十九章 / 大皇子的算盘    | 153 |
| 第二十章 / 醉情于月      | 162 |
| <hr/>            |     |
| 第二十一章 / 百般设计只为救你 | 181 |
| 第二十二章 / 身份被揭穿    | 188 |
| 第二十三章 / 相见时难别亦难  | 203 |
| 第二十四章 / 将计就计     | 211 |
| 第二十五章 / 黑吃黑      | 218 |
| 第二十六章 / 坐山观虎斗    | 222 |
| 第二十七章 / 冰凉的事实    | 234 |
| 第二十八章 / 背后一刀     | 247 |
| 第二十九章 / 山中方十日    | 257 |
| 第三十章 / 牡丹院的小麻子   | 270 |

# 目录

## 下册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十一章 / 官斗        | 283 |
| 第三十二章 / 石屋斗智      | 300 |
| 第三十三章 / 被他卖了又被他救了 | 309 |
| 第三十四章 / 永安郡主      | 318 |
| 第三十五章 / 李言年的泪     | 329 |
| 第三十六章 / 与太子定了亲    | 338 |
| 第三十七章 / 出嫁出走      | 347 |
| 第三十八章 / 平安医馆      | 357 |
| 第三十九章 / 重操旧业      | 366 |
| 第四十章 / 安家的买卖      | 377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四十一章 / 一个耳光和一个吻 | 387 |
| 第四十二章 / 竹席的秘密    | 396 |
| 第四十三章 / 安家三公子    | 404 |
| 第四十四章 / 流泪的佛像    | 414 |
| 第四十五章 / 西泊秋祭     | 423 |
| 第四十六章 / 永夜倾城     | 434 |
| 第四十七章 / 古怪的小镇    | 447 |
| 第四十八章 / 游离谷主     | 458 |
| 第四十九章 / 魂飞魄散     | 466 |
| 第五十章 / 没有胡子的太子   | 475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十一章 / 飞天的翅膀 | 486 |
| 第五十二章 / 斗智    | 496 |
| 第五十三章 / 自投罗网  | 503 |
| 番外篇 / 风扬兮     | 511 |
| 番外篇 / 月魄      | 527 |
| 番外篇 / 李天佑     | 539 |
| 番外篇 / 蔷薇郡主    | 543 |
| 番外篇 / 玉袖公主    | 549 |
| 番外篇 / 安小四     | 558 |



影子沉着脸解开小孩的衣裳。孩子睡得很熟，昏暗的灯光照着又黑又脏的脸。房间里的木桶飘着氤氲的水汽。一路奔波甩脱追兵，脏得孩子都快吐了。

游离谷收徒，他将他洗干净送去。如果这孩子福泽深厚，也许还有回家的机会。这样也算报了恩，没有违了自己的良心。

对，就这样办。满腹心思的影子长长舒了口气。

这口气才吐出，又被他吸了回去。真真倒吸了口凉气，影子发出牙疼似的啞声。他望着床上的小孩，整个人都乱了。

他慌乱地将被子扯过盖住了孩子的身体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木桶里的水渐渐变凉。影子仍呆呆地望着躺在床上的小孩。

孩子小小的眉心皱了起来，手动了动。

影子噗地吹熄了灯。狭小的窗户漏不进太多的夜光，仍映亮了黑暗中那双才睁开的眼眸。暗夜里的星辰也不过如此。

“桶里有水，自己洗澡。”

影子没有得到任何回答，闪身出了屋子，身后传来了水声。影子烦躁地在屋外站着。这孩子怎么一声不吭？是个傻子吧？可是傻子怎么会有那么明亮的双眸？傻子能听懂他的话，听话地自己去洗澡？

.....

每隔三天，影子会在夜色最浓的时候来到这间建在峭壁缝隙间的茅屋，将吃食放在门口，又悄然离开。

他不止一次偷偷望着那孩子。风和日丽时，小孩总会躺在悬崖边上的一块大石头上晒太阳。

精致小脸上带着满足与惬意，仿佛安静晒着太阳是最舒服的事情。

影子甚至盼着他站在悬崖边上大喊大叫，像个正常小孩一样哭闹。一年过去，影子放弃了。他默默地想，也许他不该改变主意。

无星无月的夜里，影子再次与一双璀璨的眼眸对视。

“我要送你去一个地方。”

“喔。”

第一次听到孩子开口，影子浑身一震。

抖出布裹住了孩子的头脸。影子抱起小孩，在山崖间轻盈地行走。

“如果你想活下去，就别让人知道你的秘密。”

“你不是人？”

影子脚步踉跄了下，低头望着布单下小小的身躯淡淡说道：“我只是个影子。  
还有，你叫李林。木秀于林的林。”

第一章

牡丹花下死

雪后初霁。

山谷中铺满淡淡的阳光。银白世界中唯林梢隐隐现出一抹青黛，这种水墨神韵多少会勾起一些诗意。

“江山，如画。”声音淡而温柔，像极了雪地上那抹阳光。李言年披着藏青色的披风坐在檐下，颈边一圈银狸毛衬得人越发丰神俊朗。

“回禀执事，十座楼一共胜出十七人。一号楼一人，二号楼两人，三号楼两人……十号楼五人。”一黑衣汉子恭声回报。

李言年眼中飞快地掠过一丝讶异，目光轻飘飘地从站在院子里的十七人身上扫过，缓缓站直了身，顺手把手中的暖炉递出。

李二赶紧接过去，小心捧在手中。手心骤然传来的热度让他舒服得想叹气，脸上神情依然谦卑恭顺。

他的腰微微弯着，也不知道是长年养成的习惯还是怎么的，整个人似乎就从来没有挺直过腰杆，那双细长的眼睛也显出几分鬼祟。偷偷瞟向院子里站着的十七人——这差事看来没问题了，明儿就可以离开这里。李二想起府中的俏婢热酒，这时节正好赏雪品梅吟诗，一颗心早飞向了谷外。

地上的雪还没扫开，站着的十七人衣衫褴褛，已看不出衣裳原来的模样。身上还带着伤，血滴落下来，脚下的雪被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。分明还是七八岁大的孩子，眼睛里却透出一股子疲惫，一种兴奋，在李言年冷漠的目光注视下又多了几分莫名的怯意。

“能从一千人中胜出的，都是爷了。”李言年站立片刻后才感叹似的满意地吐出一句。

这句话一说出来，院子里的人都松了口气。那十七个孩子也不例外，竟有两人一屁股就坐在了雪地里。

李言年瞟了一眼坐在地上的那两人，四周瞬间冲出几个大汉将他们架了起来。孩子的脸霎时变得像雪一样白，目光惊恐。

李言年叹了口气，挥了挥手，道：“送牡丹院！”

那两个孩子眼睛失去了光彩，哭了出来：“饶了我！”

剩下的十五个孩子大气也不敢出，小身子发着颤却挺得越发直了，生怕一个不慎受重伤，被送去牡丹院就惨了。

在谷里待了一年，黑衣守卫说起牡丹院时手中的鞭子都变得温柔，绝对不肯落在人脸上。曾经有人还没熬到进楼就被送去了牡丹院，当时守卫们就停了鞭，还请了谷里医术最高明的回魂师傅来瞧伤，猥琐地笑着说等小爷过了十二岁生日就去贺生。九九就对李林说：“我宁可被张屠夫杀，也好过落在逛牡丹院的守卫手中。”

李林的回答让九九顿起亲切之心：“你也知道张屠夫？就是没他也不会吃带毛猪的那个？”

然而之后不管九九如何回忆曾经的过往，也再没从李林那里勾出多余的亲切感。九九也不灰心，毕竟在一个楼里的一百名孩子中，只有李林认识张屠夫。九九觉得他有义务保护李林。

“都说过了，能从一千人中胜出，都是爷了。”李言年又叹了口气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来，“说说，十号楼怎么会出来五个？”

“执事，他们……”答话的黑衣守卫才一迟疑就看到李言年温和的眼神，一哆嗦说话再不犹豫，“他们趁九号楼的相互斗疲了，去捡了个现成便宜。”

“哦，谁领的头？”李言年眉梢微动，目光也移到了最边上的五个孩子身上。都是一般的清秀小模样，心里有点赞叹，嘴里吐出的话却带了丝寒意。

另外三个孩子低着头不肯说话，目光却瞟向九九。这让李林很踟蹰。依他的判断，李言年不会杀这个领头的，但是会如何处置就说不清楚了。照理说不该让一个八岁的孩子替他背黑锅，该他站出来的时候了。可是李林想，还是缓缓。毕竟出头鸟始终不符合他想隐藏实力的想法，他不想将来被派往最危险的地方执行最危险的任务。以他对杀手的了解，顶尖高手总是死得最快。不是身手不好，而是危险任务接得太多了。他计算着招供的时间，要恰到好处地表现害怕，还得勇敢地站出去。

面对挥着刀冲着他和九九两人打过来的三个孩子，他似无意地提醒了下九九，让他带着楼里的五个孩子冲到九号楼黑吃黑。

李言年笑了：“知道为什么要你们一百人相互厮打来完成任务吗？”不待回答，他接着说了下去，“对敌人有一丝同情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好吧，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供出领头的人，别的人爷手下留情。”

“是我！”九九声音发颤，却抢在李林准备招供之前迈出了一步。他依稀记得，当他在楼里护着李林与另三个恶狼般的孩子对峙时，耳边轻轻响起一个声音，温柔而又冷酷：“战胜九号楼的人！”九九现在宁愿相信是自己的潜意识在引导自己，

而不是那个他一直保护着的单纯的李林……

李林很吃惊地看着九九，再一次提醒自己别记着这个情，虽然这个八岁大的孩子此时的形象足以令他仰视。

李言年皱了皱眉，李二已躬身上前轻声提醒道：“爷，今年……”

“好一个黑吃黑，九号楼的不是枉死了吗？”李言年眉头舒展，嘴里说着云淡风轻的话，“送回十号楼，明日出楼之人才算过关！”

李二倒吸一口凉气，有点捉摸不透自家主子的心思。这群孩子每一百人住一栋楼，连日相互比拼，一栋楼里才走出几个，都算是精英良才了，方才废了两个，这回送进楼去，没准儿又会损失几个，着实让人舍不得。

“回执事，是我。”李林心里叹息，上前两步轻声回答，“是我出的主意，能出来不容易，都……都不想再回去了。”

李言年看着下方跪着的李林，他是出来的人中年纪最小的孩子，不过六岁。他有些诧异李林说话时平静的语气。

“真的是你吗？”

九九和李林同时答了声：“是我！”

“好一个兄弟情深！知道什么是兄弟吗？兄弟往往是最容易出卖自己的人，记住爷的话。究竟是谁？”

九九急着开口，李林拦住了他：“其实是我。我出的主意，他领的头。”

“哦？方才怎么不认？”

“怕死！”李林回答得异常干脆。

“怕死，是啊，是人就会怕死。”李言年轻声感叹了一句，“这会儿不怕死了吗？”

“执事不会杀我，最多，像方才那二人般送去牡丹院。”

李言年兴趣甚浓地瞧着他，直呼他的编号：“一百，你知道牡丹院是什么地方吗？”他本并不以为六岁的孩子能完全明白，却因李林一直平静的声音发出了疑问。

李林仰起了脸，满带血污的面容上一双眸子晶石般闪亮，眼睛里没有一丝害怕，反而带着一股子戏谑的味道答道：“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！”

李言年怔了怔，咀嚼了几遍这句话，蓦然大笑起来：“哈哈！没想到今年出了个彩！有意思！有意思！”说完竟拂袖去了。

院子里的人面面相觑。李二也抱着暖炉神采飞扬地尾随李言年进了房。

四周的黑衣大汉这才长长地吐了口气，九九怒道：“你是想我俩都死吗？”

李林挠了挠头天真地笑了：“明明是我告诉你的嘛。”

九九怒道：“你就是一个傻子！明明是随口一说，你哪里会有这心思？”

见他生气，李林憨憨地笑了：“我饿了。”

九九这才转过脸来，对着李林怒目而视：“红颜祸水！”

李林摸了摸脸不禁苦笑。难怪是傻子都能进牡丹院发挥余热。

九九发作完了拉着李林昂首挺胸走出院子，院门口的黑衣守卫都抱拳行礼笑道：“恭喜小爷过关了。”

九九哼了声不理，李林又笑了：“以后还仗各位大叔多照拂。”

他跟在九九身后还是忍不住问出了口：“当时你不怕死吗？”

九九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：“最多送牡丹院罢了。”

李林心里顿时放下块石头，不用欠人情了。

李林换了身簇新的衣裳跟着守卫来到李言年的住处。走在他前面的守卫自从看到小楼后脚步便放得轻了。李林默想，这位李执事有能力坦然收集上千名孩子再通过比武练胆量来选才，偏生脸上神情不显山不露水的，有种狠劲，难怪守卫们害怕。

面前的小楼像座吊脚楼，依山而建，重山穿斗式建筑。李林观察了下地势，这里能观山谷全景。李执事看来说话做事漫不经心，实则喜欢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他对李言年又下了重判断。

李二掀起厚棉帘让李林进去，弓着背老实地站在李言年身边，看向李林的目光多了重探究。一个六岁的孩子能让李执事重视，他一定非同寻常。

一股暖洋洋的热气扑来，又带着一丝香味，李林一嗅便知道是火盆中放了橘皮散发出来的味道，李执事很懂得享受。李林敛了眼中的精明，走进去一言不发老老实实地跪在李言年身前。

李言年端着杯酒淡漠地瞅着他。

是该直视还是低头？李林心思转动，坚持了一小会儿，在合理的时间低下了头，以此示弱。

李言年盯了他良久，看到他终于低下头身体轻颤，目光慢慢变得柔和，淡淡地问道：“怎么想出这个法子的？”

“楼里就我们五个了，不够分。规矩是每人要胜一个人，没说不能挑战别的楼里的。”

李林低着头老实地回答，心里暗骂谷中的人变态。送进楼时每个孩子都知道只有胜出才能被选中。楼里一百个小孩都疯了似的，相互打起来。

都是小小年纪，就这样学着相互真刀真枪打斗才能生存，长大了还了得？但是如果要在生与死之间选择，他没道理让别人对他“辣手摧花”。于是，在无数或怯懦或害怕或恶狠狠的孩子中，他竟然胜出，且没有伤过一个孩子。九九的功夫不知是家传还是怎的，比别的孩子高出一筹，在他几句言语的点拨下，护着他

走出了楼。

“你清醒之前还是个白痴！”李言年瞟了眼桌上薄薄的纸，上面几行字便记录了李林所有的事情。

他想起了那句诗，好奇之心大起，语气更温柔，眼中露出刀锋般的光芒：“记得来山谷之前的事？”

“记不得了。”李林还是以最老实的语气回答。他只知道醒来后就到了山谷，是有人送他来的。一个模糊缥缈的背影，并且时常在他耳边说悄悄话他没搭理的影子。

李言年有点遗憾。他一直以为下属找那么多名七八岁的孩童难度有点大，所以连白痴也找回来充数。

在近一年的训练中李林就呆呆地看着别人练功夫。留了他八九个月见他还是傻样子，想着只要小模样可以，送去牡丹院也算有点用处。没想到在进楼前三个月他清醒了。所以是最晚一个加入这批人的训练，编号也成了一百号，十号楼的第一百个孩子。

一个比其他人训练得少，功夫明显不如人的小孩，在比武中胜出，而且策划了黑吃黑。从白痴到胆大的策划到那句诗，李言年不想对李林感兴趣都不行。

李言年不再言语，沉闷的气氛里，李林感觉到一种强大的压力袭来。他忍不住把身体挺直，再发点颤让李执事瞧出他的恐惧，努力装出一副想表现又害怕的模样。

洗干净脸的李林让李言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那张脸似曾相识。他看了眼李二，李二似乎也有同感，点了点头。李言年微微一笑，收了身上的气势。

李林感觉身上的压力一松，暗自感叹，真有武林高手存在！

“你们楼的五个人名字分别是星魂、月魄、虹衣、鹰羽、日光，你选一个吧！”

专诸之刺王僚也，彗星袭月；聂政之刺韩傀也，白虹贯日；要离之刺庆忌也，苍鹰击于殿上。刺客的名字带着刺客的影子，听起来风光，全是过眼烟云都没好下场，他不想做其中任何一个。但是由得他选吗？选，不喜欢，不选要说理由，自己以前是傻子，现在还是个六岁的孩子，这理由不能说。所以他恭敬地回答：“执事赐名。”

李言年瞧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就星魂吧，黑暗中的光芒无人能夺。我会送你去上院……你是个奇怪的人，是福是祸呢？”

前面的话是对李林说的，后面一句却是在问自己。

一来就给了个扫帚星的名字？李林心里苦笑，脸上露出欣喜：“星魂多谢执事。”

接过一方玉牌，守卫领了李林出去。李言年饮下一杯酒，喃喃道：“我是否

做错了呢？那模样就该送他去牡丹院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……”他念了好几遍，怔怔地坐着。

“爷，明日……”李二小心地询问。

“回京。”

## 第二章

### 脚底的花

星魂跟着守卫前行，见不是回十号楼的路，心下了然是去李言年口中的上院。他遗憾地想，可惜不能再见到可爱的九九了。

谷里的人行事果断狠辣，不会给他们之间这个机会。将来他们会互不相识，各自执行各自的任務，没准儿还会相互残杀。有了感情就不叫刺客了。

一身贵气的李言年原来只是个执事，这谷中主事之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？

星魂默默地分析着，他现在一点也不想逃，不想做杀手与学一身本事是两回事。现在拼的是武力，他没那么傻去找个山旮旯种地当农民。而且他相信，在这样的时代，永远不要处于社会的最底层，至少努力一下，让这一生过得精彩一点。

他嘴一弯笑了笑，大不了就是个死字。人都怕死，可既然不知道死后会是什么情景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
星魂抬起头，夕阳已至，山谷明朗美丽，血腥和罪恶被白雪与阳光埋进了土里。他悠然地想，李言年圈养了这么多孩子，能不露丝毫痕迹必有图谋。

顺着山道走了一个时辰，就到了山顶。四周苍木森森，放眼望去，对面一座山峰在云遮雾绕中隐隐显现。山风吹过，衣袂翻飞。星魂抬头看了看天，碧空如洗。他不禁深深吸了口气，山崖对面一定是度假山庄。

“小爷，小的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”守卫松了口气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星魂瞧了瞧深不见底的峡谷，再看了看横在山崖之间的两根铁链，点了点头：“多谢守卫大叔，以后有机会一定请你喝酒。”

“不敢！小爷多保重！”守卫不敢多说，对星魂抱拳行了一礼转身就走。

李言年说，出得楼的人，都是爷了。守卫再凶，也是伺候这批杀手种子的奴才。这地方待遇还算不错。

星魂左右看了看，又观察了一下铁链，突然放声大喊：“有没有人啊！没人小爷就走啦！”

没有动静，星魂冷笑地看了看铁链，他就不信这么高这么险的地方，会让一个不会轻功的六岁孩子自己过去。

崖下吹来的风冷飕飕的，夕阳残照，山顶悄然无声，唯有山风吹过时，树叶

一阵哗哗作响，说不出的寂静祥和。他站立的这会儿，太阳已滚落了山顶。星魂瞧着铁链出神，冒险踩铁链过去，哪怕是个考验，他也不想去冒险。现在不是他不想学功夫的事，是谷里的人主动请他学，他着什么急。

风吹得他脸上生痛，太阳下山后气温骤然下降。他转身离开悬崖，顺着来时的山道疾步下山。他估计走下山天就黑了，得趁着这时进到楼里歇着，不然他会被冻死。

其实星魂心里极希望那个神秘的影子再次出现，虽然他装傻没搭理过他，影子兄多少带给他一点安全感，让他知道有人一直陪伴着他。

一路无惊无险地回到山谷。周围一片寂静，一个守卫都瞧不见，九九他们也不知道被送到哪里去了。

星魂在十号楼旁停了停，看了眼，不想再走进这个充满血腥的地方。他叹了口气，径直走向李言年的小楼。

这回没有李二掀帘子，他不请自入。

桌子上还摆放着酒菜，橘子皮依然散发着香气。火盆的温暖融化了衣服上的冰碴子，星魂有点得意自己的判断。来回走了两个时辰又累又饿，他抖了抖衣服，哈着手走到桌边，旁若无人地大吃。

“吃饱了？”

阴恻恻的声音飘浮在空气中，星魂吓得筷子一抖，回过身看到一个青衣人。他有点恼火地想，是鬼也没这般吓人法，便试探着问道：“你……是谁？”

“你的师父。”

星魂歪着头想了想笑道：“师父？李执事说要送我去上院。”

“我是上院之人，来接你。玉牌给我。”

星魂摸出那块玉牌送过去，灿烂一笑：“师父，我叫星魂！”

青衣人惨白的脸上没有一丝动静，静静地望着他。

星魂只好下了桌走到青衣面前，突然跳起来抱住了他：“走吧，师父。”

青衣人顺手接住他，愣了愣，没再说话，抱着星魂往外走。

搂着青衣人再上山的感觉无比美好，平稳快捷舒服不费力。依旧是上山那条路，只是还没等到他感受高空踩钢索的刺激，青衣人就抱着他走进了树林。

“不是要踩着铁链过去吗？”

“除非你想死。你过得去吗？”

一个动作定生死，看来先前李言年不会杀自己的判断有误。星魂被惊出一身冷汗，暗暗提醒自己千万别看轻这里任何一个人，出了楼也不见得就万事大吉。他充分表现得像个好奇宝宝：“若是踩着那链子过去了呢？”

“再踩着铁链回来。”

“那边什么都没有？”星魂有点不敢相信这是玩人的把戏。

青衣人拍开机关走进一道地道：“什么都没有。有……你也瞧不见。”

他牵着星魂的手在地道中缓步行走：“我擅长轻功暗器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学这两样。”

“我想学别的呢？”星魂好奇。

“那要看你三年后的造化了。”

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师父，星魂翻了翻白眼，用心记着路。他正高兴自己的眼力还是很好时，青衣人已牵着他转进一个石室。星魂一下傻眼了，扔开青衣人的手在屋子里转了几圈，不敢相信这就到了路的尽头：“就这里？待三年？”

石室里只点了一盏灯，大而空旷。

“这灯只会点三天，以后只要你进来练功都不会有灯了。”青衣人说完坐在一个蒲团上。

三天？星魂再次哀叹。也就是说他要花三天时间熟悉这间石室，然后就开始进来当瞎子了。

他有点理解星魂这个名字了，意思是在黑夜中出现的鬼影子。

三年就三年，他不想做杀手，更不想做一只只能躲在黑暗中的老鼠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他身后不是还有个影子兄吗？

“撒尿拉尿的地方呢？”

“那边有个耳室。”

这样的格局他只花十分钟就走完了。星魂不动了，坐在青衣人身边找青衣人说故事：“师父，就咱俩了，说会儿话吧。”

“你不会也捉些麻雀让我练轻功吧？”星魂满脑子奇思妙想。

“明天你就知道了，今晚你可以睡。”

星魂觉得青衣人的话大有玄机，突然汗毛直立，不会明天起连觉也不能睡了吧？他站起来打了个哈欠：“晚安师父，小徒睡觉去了。”

躺在床上，星魂摸了摸脚，睡不着了。

那里有他的秘密，无意中发现的秘密。

他实在佩服做记号的人，在他脚心印了朵花，血红色的小花。这让他又想起了传说中的彼岸花，花开一千年，叶生一千年。而他脚心的“花”是记号，却更像胎记。

这印记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星魂很好奇自己原本的身份。

想想自己的小胳膊小腿，星魂叹了口气，瞬间就长大是不可能的，可这样子也没什么不好，孩子总是最会骗人的。比如他清醒后装了近一年的傻子，也无人觉察。他想起了那个送他进谷的影子，把他扔在一群孩子中间就离开了，却时不